

现代评书

惊执雷

董凤鼎 著

花山

69.87

版社

惊 蛰 雷

曹凤品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9.5/4 印张 23,000字 印数: 1—30,000 1983年12月第1版
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: 10205·165 定价: 0.34 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惊蛰雷》写的是土地革命末期，我省冀南滏阳河两岸的一次农民暴动的革命历史斗争故事。全书共十三回，除“楔子”是简要交待主人公的身世等背景材料以外，其它从第一回开始到十三回结尾，都是紧紧围绕朱三杰、朱秀花兄妹二人和党的领导人杨栋等的生死命运，展开革命党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紧张、曲折的斗争。

作品较好地继承了传统评书那种奇险、夸张的特点，描写农民暴动既真实可信，又极富传奇色彩，读来扣人心弦，不忍释手。如作者着重表现的朱三杰这个人物，他一开始就误入了敌人的埋伏圈；刚摆脱了敌人的追赶，又遭到自己人的误会；刚找到亲人的线索，又遭到敌人的反奸计。在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，有“诈对诈”，“硬碰硬”，“计中计”，“策对策”，真是层层有悬念，节节生险情。最后，终于使狡猾凶恶的敌人招招落空，一败涂地，不仅表现了我党领导革命人民同仇敌忾的革命豪情，也深刻地揭露了反动派凶残、虚弱的反动本质。

雷打惊蛰天门开！

——题记

目 录

楔 子		(1)
第 一 回	奉指示星夜奔威县 接任务只身斗群敌	 (4)
第 二 回	“小砍刀”路遇莽撞汉 假掌柜店擒不速客	 (13)
第 三 回	断头台不解断头意 刚强汉偏遇刚强人	 (22)
第 四 回	“小银枪”林中救兄长 幸存者坟内话劫难	 (28)
第 五 回	访义叔各揣心腹事 荐贤侄互辨真假人	 (37)
第 六 回	东关外兄妹齐侦探 枯井内敌我双取枪	 (46)
第 七 回	夜追踪智擒“水仙花” 暗争功依仗“赛貂蝉”	 (55)
第 八 回	诈对诈夜半探虚实 硬碰硬黎明辨真假	 (63)
第 九 回	计中计墨松林换人 策中策棺材沟退敌	 (71)
第 十 回	招招错县长败下风 步步逼专员施淫威	 (80)
第十一回	情切切舍子为救子 恨悠悠寻父难认父	 (86)

第十二回 施巧计惹起狗咬狗 (93)
暗斗法引敌毒攻毒

第十三回 老鹳寨均粮吃大户 (102)
清凉江空船擒魔王

楔 子

俗话说，刨树挖根，抽丝扯头；说书要有根由。这部书虽是说的一九三五年间的事，却要追根溯源，上逆三十五年。

话说一九〇〇年，在直隶南部广宗县的东召村，有一个名叫景廷宾的人。此人长得五大三粗、膀阔腰圆；两道剑眉，驱云赶月；一双大眼，明如火炬。头上毛巾挽英雄十字结，紧身腰带束双鱼连环扣，一身小打扮干净利索。这么一站：那是八分的英俊，十分的威武。由于他自幼学会十八般武艺，平时又爱结交四方豪杰，好打抱不平，因此人们推举他为广宗县“联庄会”的总团头。

那位问了，这“联庄会”是怎么回事？

诸位有所不知，这“联庄会”本是当地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的保村护邻的一支武装力量。练的是拳脚棍棒；耍的是刀枪剑戟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；一方有难，八方相济。当然，也有的联庄会被地主阶级所利用，成为剥削压榨劳动人民的工具，另当别论。景廷宾自从当了“联庄会”的总团头，处处为民撑腰，事事为民出气，老百姓便把他看成心中的明灯。

也是乱世不平火气生，说书的想压算不中。这广宗县新

立村有座法国教堂。只因传教士无恶不做，老百姓一怒之下烧了教堂。这下可惹出麻烦事了，那时候，连大清皇帝都对洋鬼子唯命是从，百依百顺，小小的广宗知县岂在话下。洋人一告，勒令赔款，知县哪敢牙嘴半个不字。当即议定：赔银万两。指令各村，按人摊派。此时，广宗县已连年荒歉，老百姓糠菜难保，闻知赔款，人人愤慨，纷纷找景廷宾计议。

这景廷宾本是一点就炸的爆仗脾气，经大伙儿一撺掇，就要扯旗造反。俗话说：“一人话出口，百人随着走。”受苦受难的穷人，早已是堆堆愤怒的干柴，待星火一燃，反抗的热焰“腾”地冲天而起。一时间，十里八村的穷人，纷纷云集。

这一来，吓坏了广宗知县，急忙写信搬兵。一天夜里，顺德府派来的援兵，偷偷地包围了东召村。妄想血洗东召，一网打尽。

岂不知，景廷宾早已有所准备。待清军摸进村口，一声号令，村头巷尾、大小胡同、高低门楼、树杈上、房顶上、磨棚里、碾道旁，“噌噌噌”蹦出一个个手持大刀长矛的天兵天将，不哼、不声、不言、不语，旋风似地拧进了清军阵营，横冲直撞，连杀带砍，枪枪带血，刀刀见红。直杀得清军尸体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剩下的几个早丢盔弃甲，狼狈而逃。

这一来，人心大快，士气大振。胜利的消息，不胫而走，不翼而飞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一时间，四面响应，八方汇集。起义军日益壮大，在横跨冀、鲁、豫三省二十四县的区域内，打土豪、杀贪官、除污吏、抗洋差，所向披靡。

清朝皇帝闻知，惊恐万状。旨令直隶总督袁世凯速派大军进剿。德、法、日三国也出动洋兵，协助镇压。不久，手使洋枪洋炮的清军和洋兵联合包围了起义军老营——广宗县件只村。景廷宾率众顽强抵抗，终因寡不敌众，撤出了件只村，转战于成安、临漳等地。后因叛徒出卖，景廷宾不幸被捕，在威县鱼堤村从容就义。

景廷宾被杀害了，反抗的怒火并没有熄灭。十年之后，就在这威县又有一个女革命党人被押上了刑场。她，就是景廷宾的独生女儿——景花。

景花为了继承父志，历尽千辛万苦，远渡重洋，留学日本。在那里拜见了孙中山先生，接受了革命理想。她立志为救国救民，献身革命。回国后，就投入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。不料，壮志未酬，身陷囹圄，踏着当年父亲就义的道路，为国捐躯。

有道是，雪压冰封，父女血凝大地；岂不知，前仆后继，兄妹惊雷催春。

此话怎讲？莫非景花留下了一双儿女？

据说，景花赴刑之前，在狱中刚刚生下孩子。那孩子刚一落地，景花还没看清是男是女，就被刽子手押上刑场了。

有人说，她生了一个女孩，刚落地就被刽子手踢死了。

有人说，她生了一个男孩，被监狱看守偷偷地送了出去。不几天，又被汉奸特务搜查出来杀害了。

这就怪了，到底是男是女，是死是活？孩子的父亲又是哪个？这就引出一部《惊蛰雷》的评书来。

第一回 奉指示星夜奔威县 接任务只身斗群敌

话说一九三五年，惊蛰过后，轰隆隆一声春雷，万物复苏，冀南大平原象是听见了起床号令，一下子抖去了身上的雪被，换上新装。柳染绿，桃吐红，草发芽，苗泛青……又一个春天开始了。

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村里的人，都睡熟了。鸡不鸣，狗不叫，鸦鹊无声，万籁俱静。就连滏阳河的水也偷偷地拧着劲儿，悄悄地打着旋儿，默默地流着。这时，一只大蛤蟆“呱儿”蹿到水边，后腿一蹲，前腿一支，脖子一扬，正要往岸上蹦，突然停住了，一扭头“扑通”跳回水里，钻入河底。这是咋的啦？原来它瞪眼一看，发现河岸上坐着两个人，不由得吓了一大跳，赶紧逃命了。

河岸上坐着的这两个人是谁呢？

一个是中共冀南特委书记张霖同志，一个是平汉游击队第二支队队长朱三杰。因为天黑，看不清俩人的衣着相貌，面部表情。只见俩人并肩而坐，低声细谈：

“小朱，这次滏西暴动，你们支队干得很漂亮！前天，特委在邢台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决定派你马上去滏东暴动区，组织第二次暴动……”

朱三杰一听，不由吸了一口冷气，心想：“莫非姊妹秀花

出了意外？怎么她刚去了又让我去呢？”

原来，这次暴动是以滏阳河为界，分滏西和滏东两个暴动区，原计划分别在同一天举行暴动，然后两路会师，一块向北挺进。朱秀花就是被派往滏东组织暴动的。不料，滏东暴动区，因叛徒告密，暴动失败了。敌人逮捕和杀害了很多地下党员和参加暴动的骨干。朱秀花是死是活也没有音信。朱三杰怎么能不担心呢。

特委书记张霖看透了朱三杰的心思，索性挑明说：“你妹妹至今下落不明，这说明滏东的情况太复杂了。所以，特委决定派你再去滏东，尽快地同那里的地下党取得联系，找到秀花，查清叛徒，除掉隐患，重新发动第二次暴动。”

“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“现在就走。小朱啊，你这次要去接头联系的人叫陈化宣，是我党的老交通员。通过他再找杨栋同志。老杨是南宮、广宗、威县三县的中心县委书记，对外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。只要找到他，下一步就好办了。记住，此次之行，时间紧迫，事关重大，情况复杂。一定要大胆谨慎，沉着老练，遇事不慌，当机立断。”接着张霖又详细交待了一番接头地点、暗号等等。

朱三杰一字一句听完了交待，抬起头来，看了看满天星斗，估摸着快到半夜了。此地到威县城不过七十多里，照他的夜行速度，黎明前谁能赶到。他急忙插了插刀，掖了掖枪，紧了紧鞋带，整了整衣裳。辞别了特委书记张霖，取道正东，扬长而去。

诸位，你知道这朱三杰是谁？他就是当年景花就义前生下

的那对孪生兄妹中的男孩。如今年方二十岁，长得五大三粗，墩墩实实。他从小练就一身“靠山力”的硬功夫，手使两把盒子枪，左右开弓，百步穿杨，弹无虚发。腰挂一口锃明瓦亮，削铁如泥的传家宝刀。这把刀，红绸子缠把，犀牛皮做鞘。刀鞘上，一溜十三眼儿。透过小眼孔，刀光闪闪，寒气逼人。

这把刀，跟着朱三杰闯虎口，掏狼窝，下龙潭，进蛇洞，削敌人的脑袋，如同案板上切瓜，“喀嚓”一个“喀嚓”一个，不用来二回。那些贪官污吏，土豪劣绅，谁要是白天干了坏事，晚上，朱三杰就只身提刀，登门算账。坏家伙还正在被窝里睡觉呢，“咕噜噜”，脑袋就滚到炕下边去了。直到那脑袋象个皮球，在地上轱辘来，轱辘去，滚了七七四十九遭后，还不知道刀是从什么地方削下去的呢！嗨，他这一辈子也甭知道了。

因此，朱三杰人送外号“小砍刀”。在冀南一带，只要一提起“小砍刀”三个字，那真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特别是沾“坏”字的，象坏财主，坏东家，坏保长，坏警察，坏狗腿子，坏爪牙，等等坏七坏八的坏东西，一听到“小砍刀”三个字，胆子大的也湿裤裆。哟！那胆小的呢！嚟！胆小的一听到“小砍刀”三个字，“哧”地一声，上吐下泄两头冒了。

朱三杰的这把刀，本是传家宝刀。据说，他落生不久，他父亲就给他系在身上了。可是，直到如今，传家宝刀已伴随他二十年了，他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呢。每当想起这件事，他就默默地抚摸着这把传家宝刀，暗然泪下。

那位问了：朱三杰他父亲又是谁呢？

眼下嘛，这还是个难解之谜。

只知道，朱三杰和妹妹朱秀花，自幼跟着养父朱兴宝长大。后来，朱兴宝老汉重病在身，眼看不行了，才把兄妹俩叫到跟前说：“孩子，我不行了。实话对你们说吧，你俩不是我的亲生孩子。你爹姓司，是个教书的先生。那一年夏天，你爹避难把你俩携到我家来，说你们的母亲被敌人杀害了。把你俩托我先抚养一时。并把这把传家宝刀交给我，说日后有人来认孩子，以刀为凭。后来，兵荒马乱，咱老家清凉江开了口子，我担着你俩逃荒来到这广宗县件只村，再也没打听到你爹的下落。记住，咱老家是威县马庄营。日后，你俩要好好保存这把传家宝刀，想法打听你爹的下落。若能找到，我在九泉之下，也就瞑目了。”老汉说完，“咕噜”吐了一口鲜血，头一摆，腿一伸，离开了人间。

从此，兄妹两人沿街乞讨，相依为命，稍大一点就当帮工、打短工、扛长工。风风雨雨，坎坎坷坷，历尽了千辛万苦。后来，兄妹俩参加了长工会，由长工会加入了共产党，参加了平汉游击队。

再说通往威县城的路上，朱三杰心急火燎，大步流星地飞奔着。能不急吗？妹妹生死不明，叛徒是谁不清，情况怎样复杂，接头是否能成……这一切都是他所要急需知道，急待解决的啊！因此，一路上，他小步跑，大步颠，“噤噤噤”，一溜烟，如脱缰之马，似离弦之箭，不停不歇不打尖，一气走了七十里，来到威县城边。他抬头望了望阴森森、黑洞洞的西城门，门紧闭着。城楼上哨兵鬼魂一样游动着。他只好

猫着腰，顺着城壕向北走了一段，来到北城外。正要向东拐，忽然，脚下被绊了一下。嗯？这是什么东西呢？低头一看，是一具尸体。再仔细看去，只见城壕内黑压压地躺满了尸体。这些尸体，都是无头之尸。不用说，敌人又在这里搞了一场大屠杀，把血淋淋的人头挂在城楼上示众了。

朱三杰见此惨状，不由怒从心底起，火打胆边生。暗暗骂道：“狗日的，等着吧，这血债定要你们一笔笔来还。”一想，不行，这儿不是久留之地，要是招来黑狗子，岂不误了大事！他强压了压复仇的怒火，抬腿正要离开，忽然，发现尸体堆里有几个尸体，正一晃一动地向他爬来。啊，怪了？怎么尸体还会“咕拥”？

这其中究竟是怎么个缘故，还得听我交待几句：

这威县，新换了一个伪县长，姓梅，叫梅法天。这家伙是头顶长疮，脚底下流脓——坏透腔了。他为镇压农民暴动，想出了一个又狠又毒的鬼点子，命令把威县城的四个城门关闭三个，只开着北门。他亲自到北门督阵，在门旁边这么一坐，不管你是出城的、进城的，见面先打三棍子，敲钟问响，察言观色：见脸变色的，是共产党，杀；气发喘的，是共产党，杀；眨巴眼的，是共产党，杀；喊屈叫冤的，是胆小怕事的共产党，杀；一声不哼的是硬骨头茬子共产党，杀；噢，不管怎么样反正都是杀。每杀一批，都割下头，挂在城楼上示众，妄图杀一儆百。

伪县长梅法天，为什么宁要错杀一千，决不漏掉一个呢？他的花花肠子是：一则用此镇压冀南农民暴动；二则以此讨好他的顶头上司——南宫伪专员刘必达。因为冀南暴动

震动了全国，蒋介石从南京发来专电，指令河北省主席宋哲元，限期剿匪于冀南。宋哲元岂敢怠慢，马上派出商震的部队、冯占海的部队围剿冀南。同时，又委任两个杀人魔王——张尽臣和刘必达分别为尧山和南宫的伪专员。

杀人不眨眼的刘必达，走马上任，一到南宫，就接连杀了十二个剿共不力的小官吏。以杀鸡给猴看来督阵鼓气。

梅法天一看来势不妙，心中暗暗盘算：若不赶紧露两手，心毒手狠的刘必达可能也要拿我开刀。因此，使出了坐守城门，见人就杀的绝招。不是说露两手吗？他露的另一手，就是把他的“一担挑”王鸿义，也给当成共产党嫌疑犯，砍头示众了。为此，刘必达还赠送了“大义灭亲”的金字大匾。岂不知，这是梅法天挖空心思，绞尽脑汁想出的“一箭双雕”的毒计。

原来，王鸿义有个独生女儿，长得天仙一般。梅法天这个死不要脸的老色鬼，竟不顾姨夫的身份，把亲外甥女拢在身边日日寻欢，夜夜鬼混。王鸿义憋气窝火，忍无可忍，便夜闯梅府，教训女儿。梅法天正中下怀，就高骑驴，反诬王鸿义图谋不轨，把他当作共产党嫌疑犯，砍下了人头，挂上了城楼。王鸿义的女儿王巧英便安安稳稳地躺在梅法天的怀里了。那么，王巧英的妈咋不管呢？嗨，她妈早就跟梅法天不清不白了。俗话说：根不正，苗不正，结个葫芦歪歪腚；没有这样的娘，能有这样的闺女吗！

哎，你还别说，梅法天这么“大义灭亲”一震唬，还真震出个叛徒。这叛徒是谁？暂且不表。梅法天却利用这个叛徒，逮捕了大批的地下党员和骨干分子。并把这些人人一一斩

首示众了。梅法天还想出个鬼花招，派一个保安小队，夜里潜伏在死尸堆里。看谁来认尸，见人就抓，企图钓住大鱼。所以，那往前爬的不是尸体，正是“蹲坑”的黑狗子。

话说朱三杰一见有几具尸体直“咕拥”，不禁一愣。他二目圆睁，正要仔细辨认，猛然觉得身后有一股凉风扑来。凭他多年的经验，料定有人暗下毒手。心想：瞎了狗眼，敢来太岁头上动土，今晚让你尝尝“小砍刀”的厉害！朱三杰不慌不忙、不躲不藏，等到来者逼近，猛一个鹞子翻身，随即“啪”地来个“二鬼拧绳”的扫堂腿。这一腿下去，千斤有余，别说扫在腿上，打在脚上，就是踢在石碾子上，也能把石碾子打飞十丈开外。不料，他这一腿下去竟放了空。身后那人，来个“旱地拔葱”，腾空而起，就势“饿狼扑食”的两手一推。这一推，没功底的人，非闹个狗抢屎、嘴啃泥、鼻口窜血脸没皮！哟喝！朱三杰一个趔趄，返身就追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见那几个蠕动的“尸体”，一哄地蹿了起来，狗叫狼嚎地喊：“队长，坏了，跑了，俩都跑了！”“追呀！撵呀！”“抓活的有赏呀！”“呼呼呼”连响几枪。

朱三杰见腹背受敌，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杀他个痛快！他猛转身，一甩手，一蹿高，扑了上去。“噌噌噌”势如猛虎下山，蛟龙出水！只见他挥起宝刀，冲着黑影，左右开弓，“劈哧叭嚓”，一连气撂倒几个。吓得后边的黑狗子酥了骨，麻了爪儿，抱头乱窜，呼爹喊妈。朱三杰收起宝刀，拔出盒子枪，“啪啪啪”又是一梭子。

这帮黑狗子的小头目名叫刘自力，外号“琉璃球”，长得小头小脸，小鼻子小眼。这家伙真不愧是又尖又滑的“琉璃

